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 
第九十三回 花低月亞虛度春宵 鳳去台空可憐良夜

且說陳海秋被范彩霞一陣巴結，巴結得□分歡喜，便不因不由的問道：「你今年的生意怎麼樣？核算起來夠開銷不夠開銷？」范彩霞聽了便長歎一聲道：「勿要說起，房飯鈔搭仔菜鈔，才欠得一塌糊塗，外勢格帳收斂收勿下，格兩日倪也嘸啥念頭轉，只好弄到陸裡是陸裡格哉。」海秋道：「你的客人有錢的也多得狠，為什麼不去問他借幾百塊錢來開銷一下，也就過去了，難道他們還會不答應麼？」彩霞聽了，把頭一扭道：「阿呀，耐倒說得實梗容易，耐阿曉得故歇格班客人，用起銅鈔來才要稱斤兩，格末叫來得精明。俚只要勿漂仔倪格帳，已經算俚好格哉。耐還要去問借啥格銅鈔，格末勿客氣，兩個去換俚一個，陸裡有啥個客人人像耐陳老實便介。」陳海秋聽了這幾句話兒滿心歡喜，口中卻對他說道：「我也不見得一定就怎樣的大量，你不要在這裡灌我的米湯。」范彩霞道：「倪是勿會灌啥格米湯格，要末耐……」說到這個地方，把臉一紅，飛了陳海秋一眼，低著頭微微一笑。這一笑，就把陳海秋的一個身體酥了半邊，動彈不得。

又聽得范彩霞即然說道：「格號閒話，啥人高興去搭俚篤說呀，洋鈔拿勿著，白白俚坍仔自家格台，想起來啥犯著呀，勿比耐洛勒浪倪搭，賽過搭倪自家人一樣，搭耐講仔也無啥希奇」說著更把一個身體緊緊的往陳海秋懷中貼了一貼，附著陳海秋的耳朵低低說道：「耐一逕啥洛勿來介，倪有幾幾化心浪向格閒話要搭耐說。」

這一來，更把陳海秋弄得遍身癱軟，好似雪獅子向火……融化了半邊，張開了一張大口再也合不攏來。停了一回，方才向范彩霞道：「你有什麼話兒，何不趁著這個當兒和我講個明白。」

彩霞聽了暗暗的好笑，本來是隨口講的一句話兒，那裡真有什麼說話，只得瞪了陳海秋一個白眼道：「耐格人啥實梗性急呀，晏歇點慢慢裡搭耐說。」陳海秋聽了，這一刻兒的心上高興，在下做書的也形容他不來，只對著范彩霞呵呵的癡笑，笑了一回，方才問著范彩霞道：「你過年要借多少錢，只顧問我拿就是了。」范彩霞聽了，便道：「勿瞞耐說，倪間搭過年格開銷，一塌刮仔總要五百洋鈔。」陳海秋不等他說完，便接下去說道：「五百塊錢，什麼大不了的事，也值得急到這個樣兒。」說著，便叫阿金去抄局帳。

阿金走了出去不多時，拿著一篇局帳走進來，陳海秋接過去看一看，只見通共三□幾台酒，一百幾□個局，差不多也有四百塊錢的光景。陳海秋看了，便從身邊取出一張一千塊錢的匯票來，交在范彩霞手內，口中說道：「這一千塊錢除了你借的五百塊錢，還有四百塊錢局帳，這餘下來的一百塊錢，就算了手巾送禮的開銷罷。」

范彩霞見了，登時滿面天花的伸手過去，把票子接了過來，口中卻還說道：「謝謝耐，借仔幾化洋鈔撥倪，總算耐搭倪幫仔一個忙，勿然是今年年底倪直頭一塌糊塗哉。」陳海秋聽了，便低低的問著范彩霞道：「今天晚上你打算怎麼樣呢？」范彩霞聽了，不由得春壓肩梢，紅生寶靨，一言不發的只看著海秋笑。陳海秋又問了一聲，范彩霞嗔道：「曉得哉，耐格人啥是實梗格介，晏歇點……」說了這三個字兒，便頓住了口不說下去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忽然下面相幫高聲叫道：「姓王格叫到一品香，姓陸格叫到金谷春，姓洪格叫到謙吉裡。」范彩霞聽了，故意眉頭一皺，立起身來口中咕嚕道：「格排斷命客人，格末叫來得討厭，倪格碗把勢飯也吃得恨盡恨絕格哉。」說著，便又去陳海秋耳邊說了幾句，不知說的是些什麼，見陳海秋連連點頭。范彩霞換好了衣服，對著陳海秋道：「陳老，對勿住，倪出堂差去，耐勿許去格哩。」陳海秋道：「你出去應局，料想不是一刻兒的工夫，我去一去再來罷。」范彩霞聽了不依道：「倪勿要，耐搭我好好裡坐來浪。」說著回過頭叫阿玉道：「耐搭倪看好仔俚，勿要放俚出去。」陳海秋哈哈的笑道：「好得狠，索性把我當起犯人來了。」范彩霞又吩咐了阿玉幾句，自己同著阿金走了。

陳海秋坐著等了多時，范彩霞還沒有回來，這個時候已經將年年底，堂子裡頭沒有什麼客人。陳海秋一個人坐在那裡，呆呆的等了又等，等得陳海秋焦躁起來，跳起身來要走，又被阿玉死命攔住，不放他走。正在扭結固結，忽見阿金氣喘吁吁的走了進來，陳海秋以為范彩霞回來了，登時又坐了下來。只見阿金走過來對著他說道：「先生勒浪謙吉裡洪公館裡向代碰和，格格客人格末叫氣數，碰仔八圈倒說再碰八圈，定規要倪先生搭俚代碰，倪先生恐怕陳老勒浪等仔心焦，叫倪趕轉來搭陳老說一聲，先生說請陳老勿要性急，俚就要轉來快哉。」說著又叫了阿玉，兩個人到後房去噉噉的講了幾句不知什麼話兒，阿金便要緊緊的走了。陳海秋本來等得□分焦躁，一定跳起來要走，卻聽了阿金的幾句話兒，不知不覺又軟綿綿的坐了下來。又等了一點多鐘，看看身邊的表時，差不多將近兩點鐘了，直把一個陳海秋等得意懶心灰，神疲氣索，要想不管三七二□一毅然決然的走了罷，眼看著這樣的到口饅頭覺得有些捨不得，想了一回，心上轉一個念頭道：「他既然特地叫阿金回來把我留在這裡，自然就要回來的，如若不然，他又何必這樣的騙我呢？」正想著，阿玉端了一個茶碗進來遞給海秋道：「陳老吃一點點杏仁露。」陳海秋正在口渴，接過來一口氣就喝了一個乾淨，歪在炕上覺得有些睡意，朦朧的上眼皮找不起下眼皮來，便不覺和懵騰睡去。

這一覺不知怎樣的直睡到紅日三竿，方才覺得有個人在他身上亂推亂搽的。搽了一回，海秋猛然驚醒，睜眼看時，只見范彩霞和娘姨阿金、大姐阿玉一班人都立在面前。范彩霞一面推著，一面叫道：「陳老，辰光勿早哉，啥洛實梗好晒介？」

陳海秋擦了一擦眼睛坐起身來，心上還有些模模糊糊的，把昨天晚上的事情早忘記了一半。看著范彩霞，呆了一回方才彷彿有些記起昨天的事來，卻不知道范彩霞什麼時候回來，自己又怎樣的會一覺直睡到這般時候，想來想去不得明白，只得問著范彩霞道：「你是什麼時候回來的？我昨天晚上直等你到四更時候，你還沒有回來，不知怎樣的我自己也困倦起來，直睡到這個時候。」范彩霞聽了幾乎要笑出來，恐怕被陳海秋覺著，連忙別轉頭去忍住了笑，打了兩個呵欠，方才開口說道：「倪撥格個斷命客人一逕要拉牢仔搭俚碰和，煞死格勿肯放，倪心浪向牽記仔耐，幾乎急殺快，一直搭俚碰到仔天亮，剛剛完結，倪轉來仔也嘸撥幾化辰光。」

陳海秋見了范彩霞這樣的一個人，婷婷袅袅的立在前，兩鬢惺忪，春情滿面，那兩邊頰上隱隱的透出兩朵桃花，越顯得皓齒明眸，丰神絕世。想起昨日的事情來，自己覺得□分懊惱。暗想好不容易得著了這個機會，看著一個大肥的河鴨蓋在鍋子裡頭的，夢想不到會出了這樣的岔兒，到了這個時候已經是紅日滿窗，料想是不能的了，便似笑非笑的對彩霞說道：「我昨天晚上上了你的當了。」彩霞聽了不覺面上一紅，春色橫眉，嬌羞上臉，走過來附著海秋耳朵道：「耐勿要噪囂，教倪阿要難為情！」陳海秋聽了便不開口，立起身來胡亂洗了一把臉，便走了回去。

到得晚上，陳海秋一個人又跑到范彩霞那邊來，一團高興的要想在他那裡請客。

那知到得范彩霞大房間裡頭，范彩霞的影也不見，只有大姐阿玉一個人坐在那裡。

問他先生那裡去了，阿玉把嘴往後面一努道：「倪先生來浪生病，耐進去看俚□處。」陳海秋聽了□分怪詫，剛才自己走的時候，明明的范彩霞還是有說有笑的並沒有什麼毛病，怎麼一會兒的工夫就會生起病來。想著，便自己走到後面房間裡去看他。只見范彩霞擁著一條湖色縐紗的綿被，和衣睡在鐵牀上；娘姨阿金正坐在牀沿，和他密密切切的講話。見阿玉同了陳海秋來進來，便道：「阿呀，格搭地方齷齪煞格，耐還是外勢去坐歇罷。」陳海秋道：「不要緊，我聽見你無緣無故的生病，所以來看你一下，你們何必同我這般客氣。」彩霞聽了，瞅了阿玉一眼道：「倪嘸啥病呀，耐末總要實梗瞎說瞎說。」阿玉道：「耐自家昨日仔夜裡向出堂差受仔風寒，一逕勒浪吵肚裡痛，倒要叫倪瞎說，倪倒一點點才勸瞎說□處。」陳海秋聽了，便問：「為什麼肚子痛，大約是昨天晚上受了寒罷？」范彩霞搖搖頭道：「倪格肚裡痛是老毛病呀，日常格辰光一逕要發格，到仔一個月……」范彩霞說到這裡，看著海秋一笑，頓住了口不說下去。海秋看了，不懂他是什麼意思，正待問時，阿金從旁邊接口說道：「陳老耐勿曉得，倪先生一

逕有個痛經格毛病，一個月裡向到仔歸格辰光，就要發一轉肚裡痛格毛病，郎中先生勿知請仔幾幾化化，總歸醫勿好。」阿金說到這裡，范彩霞伸過手來他打一下道：「耐格號人，總歸歡喜實梗瞎三話四。」阿金道：「陳老亦勿是啥別人，搭俚講講也無啥希奇碗。」陳海摟聽了，心上大大的不高興，明曉得自己的事兒又是不成功的了，卻又不便說出什麼來，只得嘿嘿無言，悶在心裡。范彩霞見了陳海秋一言不發，知道他心中不樂，便把纖手對他招招，叫他走過來坐在自己身旁，和他低低的講了幾句，又對著他笑道：「對勿住，只好屁股裡吃人參……後補格哉。」陳海秋聽了只得點一點頭。又坐了一回，范彩霞催他回去了。

在陳海秋的意思，還只當著范彩霞不是有心騙他，不過自家的運氣不通，所以剛剛碰得這般湊巧，指望以後還要和范彩霞怎樣的蚊蝶雙飛，鴛鴦顛倒。那裡曉得上海堂子裡頭倌人的伎倆，真真的好似那九尾神狐，通天魘魅。那些哄騙客人的方法千變萬化，層出不窮。這些做嫖客的人，又一大半都是些曲辮子、土老兒，那裡是他們的對手？正是：

碧城□二，蒼茫情海之波；弱水三千，縹渺蓬萊之路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交代。